山木居士外集

上諸城劉相國書

伏以閣下之爲相也於今十數年天下之士望之若景星慶雲擬其德業比之於韓范富歐仕籲側聞風義懷傾向之私久矣不意今年得列籍門牆親炙休光中心喜悅榮幸何極退伏念閣下負天下之望天下瑰偉奇特之士爲閣下所知甄拔而出利澤施於人名聲垂於時者前後相屬而仕籲以庸下濫附其閒亦復奚足比數然區區之心亦有不欲自外者竊譬之楩楠杞梓並產與區而藤蔓牽引亦不得謂非此土之所培植也黃魯直上子瞻詩亦云小草有遠志氣味固相似矣獨自愧言辭拙訥進見之時未能

所以上書之根

親叩大賢調爕之宜經世理物之要而平日讀書考古所謂抑盤
捫燭以求道者亦未敢漫吐於君子之前也拜辭以來買舟南下
値夏潦泛漲徐徐而行道途所經覽地形之高下相水流之緩急
慨然想見疏鑿之功古今之所以異宜而沿河廬舍參差滅沒老
局外人嘆地方情形
弱採芻蕘強壯備隄岸奔走蹶蹶不遑休息又未嘗不嘆守此土
於守相只合如此
治此民者之難也既歸里舍益理舊業未敢求息盡束廣微補笙
與上文若不相屬而神氣一片貫注一反一覆正見上文所言乃不得不言者
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
也
盤又曰白華朱萼被於幽游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
其恪仕駿老父年已八十今幸得以未命之身親進菽水少盡子

職又念身爲大賢所知而或自棄玩愒時日是忘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而身訪師門也此皆鄙褱所自勵者不自愧其無似輒瀆陳於鈞座之前以爲有懷而不自白亦非所以事君子也臨紙不勝惶恐

結束通篇有力

韓理堂曰雅

上謝太常書

拜辭左右遽爾兩月自惟庸下辱大君子十年之知蹉跎潦倒至此始獲一第瀕行復蒙諄諄慰誨不啻家人骨月之相語仕驥何幸而克獲此也即日伏審履候萬福遥望燕臺不勝神往仕驥於五月二十六日出都附舟南下時值糧艘北來舟行未免延擱至德州夏潦泛漲越臨清以南益甚沿河堤岸崩潰決溢附堤居民半在巨浸中頹垣敗壁莫蔽風雨高粱已將成熟水淹之後腐爛焦枯而河中流屍纍纍載沉載浮尤令人傷心慘目不忍見夫河之為患於中國也久其性迅急時有意外衝決之虞固不足怪至

運河半由人力疏鑿先事而籌似可為力仕驥愚妄竊以為於秋冬水落糧艘已還之時挑濬河身以增堤岸堤益高河益深水至有所容而東省洩水之湖甚多日久未免淤塞益濬湖身取其泥茭藉以護堤夏雨時至得所歸宿亦可稍紓橫流之患腐儒迂謬事外臆測不知自愧素辱閣下以國士相期故即途中所見妄陳情形以為請益之地耳兩月在舟中飲食居處時凜鈞諭幸免寒暑之侵今已艤舟維揚將易舸溯行知廑念應先此奉聞不勝瞻依之私

辦理堂曰次事簡諧犖盡合宜

上裴大司空書

仲夏拜辭左右買舟南還至此又已半載遥日伏審履候萬福翹企之餘彌深神往仕職不肖局促鄉里未嘗知世事今年初遊京華伏蒙閣下殷殷訓迪勉以俟命之學絕其徼倖之心以此幸免疚悔瀕行復蒙示以讀書之要練習之方到家徧告所知皆嘆大（真懇感激語）君子愛惜人才不忍其或有闕失如此固古聖賢之用心也況仕職身受者其爲感幸宜何如耶到家已來收召精神重理舊業老父年已八十朝夕在視幸遂無恙詩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仕職自度迂疎不適時用惟是守其故轍勉治先聖遺言庶幾其或有

立以此報罔極之德而已閣下固素鑒其心者（收束照密）辱期望殷㦤復陳其鄙趣諒亦其所樂聞也臨書不勝惶悚

司空與先生以古義相知故其所期非尋常所能測文懇款述情亞古人對知己之言也 受業黃耇齡識

上莊座主書

伏聞閣下奉

勅命視學中州竊以中州古稱文獻之地近日雖風流文物或遜他邦然自宋二程子倡道伊洛而呂氏世傳正學數百年不替

國初夏峯先生教授蘇門山中其高第弟子若睢州湯文正公一出而著大儒之效況今

文正不愧此語

教化日盛庠序中豈無有聲光自闇學爲真儒者乎

此並可以速豪求者

伏惟閣下令之人師既司教育之任必能剔隱搜幽以大模範鑄成羣品俾出而效

字字淵深入骨

國家之用而斯世亦知儒術之果非迂疎也仕驥雖苦窮無適於用然辱在門下得見儒者之效之章施於世固出自大君子之所成就也不勝有榮幸焉因具布其區區之懷伏惟垂鑒不一

筆筆跌起

族父厚奮先生曰以古筆達古義醇懋之氣蔚然直入盛漢宗伯每語余謂絜非非功名富貴中人也其平日相賞如是宜乎絜非必爲之傾也

與彭允初書

客冬臺山在此同兩寄手書想俱入鑒矣開歲倏又一月伏惟侍奉萬福清脩彌敦可勝翹企仕驥不肖晝作夕休蹉跎婉晚惘惘昏昏與道日遠深惟七尺之軀異於禽獸蟲魚而平生誦法聖賢出入如此往嘗妄自期許上之求如范文正司馬溫公以其學康濟一時次亦願爲孔仲山王彥方以善化其鄉里今行年已逾四十而我然無所表見去歲與臺山劇談衷曲不禁感慨係之雖臺山曾有過爲獎許之語並以聞諸左右彼特樂與人爲善耳而仕驥自反隱微幽獨之際其不克自持而遷流於物者多矣何能不

日切怪愧也四兄先生治心有道倘冀有以教我是荷因風具陳鄙懷諸惟垂鑒不一

真意淋漓　受業雲識

寄彭允初書

七月中旬有人往蘇因作一書奉達後其人半途而反因遂留滯未發八月中旬有族人自蘇還甫相見卽縷述府上盛德自幸一市井商旅辱蒙老伯大人賜見又蒙四兄先生欵欵道故詳詢仕驥在家所爲及一切姻戚善行族人此回得見善人聞善言慕善氣其善心亦不覺躍躍然動矣旋出手示及頒到老伯大人文集謹盥手展讀讚歎不已老伯大人之文大篇小牘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而仕驥尤醉心於各碑版之文其所稱許皆信而可徵蓋仕驥往得讀翠庭先生之集內所載百年以來名公鉅

卿事跡及與一時諸賢往復書問皆可與老伯大人之文互相証發而老伯大人尤善敘事詳贍有體俾後之讀者不啻見其人其一言一行皆可以爲法四兄與臺山書自謂不愧唐歸竊謂唐歸集中尙無此碑版文字以其少此大題目也鄙見擬以虞文靖公其庶幾焉四兄以爲何如大作靜山先生墓表則震川嫡派也居士傳訛字果多其底稿臺山攜去仕驥不知補理未致擅改今已一一如指改正因去人索書甚急草草奉布不莊不備

論文處强而不訣受業雲識

與汪愛廬書

客秋過蘇奉訪以未得相見爲恨與彭四兄居三日備聞高風益中心思念不置也幸大作在彼乞歸細讀竊見大兄先生於儒學之精老佛之微其中同異之分邪正之界皆能辨析無疑條貫有序而其辭氣之浩瀚迅激若怒濤之來不可遏抑若江水之東注滔滔無盡又何其暢以達也豈非所謂蓄溯於中而文自襮于外者耶仕驥不肖才力駑弱於諸儒之書雖亦嘗寓讀焉而自度粗疎不能有得僅取其一二切近者聊以律身而已至於精微之蘊未遑及也然每讀陽明子書則胸中浩浩乎若與曩者異豈其性

之所好耶無亦其真氣洋溢有以感人於不知耶大兄先生深於此者還示之以爲何如也舊文三本存彭四兄處藉請教益亦望別其得失爲西莊先生還家否前已有一書相覆今未遑另書其封公墓誌得閒即當爲之晤時幸爲道及也仕驥再拜

婉而至　受業雲識

寄韓理堂書 附理堂來書

去歲自阜寧歸投跡荒山都與人事隔絕暮春得足下手書及大集讀之喟然歎足下之所施於家行於宗族者卓然追逐乎古人此實夔周所服膺不獨以其文也夔周固拙於爲文今更居無何有之鄉無所感發益復屏絕紙筆寘然而處與時爲寢食自謂便可過此一生（大賢意度）然幽寂之中觸事興思益覺斯人不可棄利濟之念怦怦未已因思海內交遊同此志者既多伏而不遇而夔周以既退之身無可復言惟足下方需次民社之寄條時而至與天子共斯民者惟良有司此夔周尤願足下推其行于家者以施

（穆按韓傳七十餘字一轉動折此種筆力亦得力於昌黎者也）

于國得時而爲務進之以古人之治一切反俗吏之所爲使世知古人之道必可行于今有志者皆相觀而起其爲關係民非淺細世之爲吏者不若竊則浮沉浮沉者半在讀書之人非盡其才不可驅策彼固有所利之也曰無爲大惡爲大惡則刑至矣無爲大善爲大善則利去矣其究則未有不舍其小善而歸于大惡者何者所志在利利有涯乎爲小善則利有涯矣惡得不歸于大惡也其不罹于刑者倖耳夫國家課吏以廉祿止足以代耕乃爲吏者虛而往寔而歸比比皆然其所爲可知矣志行鄙劣如此又烏足以與古人之治哉然于此不能無少優劣者何也此以五十步笑

百步之説也豈如不走之爲愈哉未有利己而能利人者也長此不已斯人何賴此夢周于足下所以不勝拳拳也夢周今年四十有七筋力早衰目光昏眊不復可用于世矣功業不必己出朋友爲之與自爲何異歸于濟物而已足下以爲何如大集奉還畧分甲乙未審當否臺山久無消息尺木云近居僧舍息心學道此書示之並邀寄音不旣

（大賢論度）

前歲寄呈鄙作伏蒙示以得失並賜拳拳誨諭奬勉交至仕騏雖駑劣敢不益自策勵以庶幾無負良朋愛我之至意荒村僻陋地瘠民貧而界連閩徼風氣頑悍易與爲非仕騏心憂其敝所以于

（如晉忘辭）（大賢意度）

宗族之閔竭力勸有力者稍爲周卹庶幾衣食粗足漸可示以禮義俾與親睦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旣而有姊婿陳君守詒亦以爲然其家稍有餘貲乃于附近鄉落勸其各立義倉而捐貲以成之陳君與仕驥同居一里里中戶口千有數百陳君復與其兄弟出家藏之穀三千石捐租田數百畝倡首建廣仁莊以稍濟斯土之人其創建規模經理格式陳君皆委仕驥爲之調度兩年來仕驥日與鄉鄰相接每入一村農夫田婦競來問訊老叟童孺環坐談（筆力遒削文排亂）諧仕驥於占晴課雨之餘娓娓爲之講明尊君親上之旨慈孝友恭之誼實之以天道福善禍淫目前報應不爽之已事聽者頗覺

忘倦言之似有小補往來周旋甚樂事也獨去年以叔兄弟之人而有姊之喪視疾半載卒罹此痛憂傷之餘衰頽甚矣老父年已八旬餘將來出處未可預定承策我云云固分內之事然得爲與不得爲亦似有數存其閒也廣仁莊曾求尺木作記不揣鄙拙僭爲書石假重尊名蓋藉二君以風示斯人也臺山兩年不得悉耗無從寄音其遁跡逃禪亦實有大不得已者也近于蔣太史心餘處得讀閣考功遺書不勝歎惋考功知我于十年之前而我今日始得讀其書如見其人愴然涕下其書四兄先生敘論允矣後世必有知之而好之者其家有印本乞爲致數部與我是禱因風奉

問近履亦陳鄙趣伏冀更有以益我幸甚

先生歲與韓公書問往復每並讀之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眞所謂同心之言也此二書拳拳古義觀彼此所陳足以知二人之蘊矣 受業雲識

寄羅臺山書

孟夏從貴宗人處寄一書後倏又兩月餘矣比審老伯大人福履康强闔宅平善爲慰仕職近趣如常幸老父尚健飯耳歲月晼晚人事膠擾此兩月間鬚髮忽變者白治經一事竟無從提起稍有零碎餘閒亦第泛觀零碎史策而已未知二哥治周官所得何如漢蔡之私真不能以已也敝村今歲頗覺祥和癘疫不作早稻豐登惟附近僻村夏季稍有噤口痢症往往三五日內即能死人仕職叅酌古方製清平丸一方治之頗獲奇效未知貴鄉風景何如其清平丸方附寄請正又因祖墳被本族子孫盜葬事發押遷著

風水辨惑一篇。衆謂有裨于人心風俗。做門輩因磨石請書付鐫搨以贈人。敬呈十本。廷脩之言。一再閱之。以爲何如也。仕瓚因春閒稽查保甲。得族間戶口之詳。見其窮苦之狀。殊難爲懷。因太息謂廟中若能積穀千石。做社倉之例。豐年則出借本族力農之家。荒歲則減價平糶。亦小有濟。而族人聞之。皆以爲然。今已捐至六百餘石矣。雖不足。姑爲之先。以俟繼起者。而族中因此亦遂頗覺聯絡。或有雀角鼠牙。一經勸辨。便能消釋。不至牽連成訟。此可見天良不昧。三代直道。原存于斯民之心。患在士大夫以勢相加。遂覺有富貴貧賤之殊。愚民乃忍於爲非耳。允初近得書來云。春閒

寄二書其一則沉浮未接矣內寄二哥一書又愛癡公復各一書
公復允初文各一篇因七月中旬有人往蘇特拚力送上以候回
音伯母大人吉壤已就否公復之言深可念也粵行何時家計亦
宜早自區畫善策無致如仕驥身負重累心爲束縛不能擺脫也
惜齋近在山館去未及索其書其內力不知何如其外事一切甚
堅定也兒子學徒輩並各有書請安二哥覽之便知其近功矣綠
善餘五部醫門普度五部俞公遇籙神記廿帙附上諸惟努力自
愛縷縷不一仕驥頓首

真切受業雲識

與同年楊椒山書

客秋因進賢龔君附書奉問眷蒙手書還答並寄示兩世家珍啓玩之下焜燿煒煌真令人肅然起敬也承命跋尊甫遺墨又承索拙作散體雜文詞旨所及奬許逾量愧不敢當仕蹟庸下僻處阨鄉自度迂踈本不足爲世用故亦不敢汲汲於仕進蕭然一室嘯歌古人時妄有所論撰聊以自娛而已而不自知愧紙墨浪傳過蒙老成前輩閔其志而奬借之其實胸中枵然無有也自忝辱同舉以來濫竊非據身累叅差荒落尤甚邇來並不敢言文矣顧辱嘉命勉綴鄙辭大懼無以稱遺翰而塞仁人孝子之心也謹莊書

一通附舊作三帙同往惟乖教爲抑昌黎韓子自述其爲文之意以爲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凡仕牘之有所論撰亦竊有志於此焉而愧未能也足下家學淵源今年少成進士此正力行古道之時又體弱日以仁義道德養其心俾心安而體亦旺他日出而爲循吏爲名臣以繼家聲於弗替是仕牘區區相愛之私所不盡禱祝者也伏惟俯鑒愚誠努力自愛臨書翹企

諄諄懇懇如骨肉手足之相語先生性情之厚其見於此矣愛棠

景濂識

與同年彭斗占書

蔡君乳泉過舍辱手書且詢悉足下志趣之高學問之勤忻然嚮慕旋復悵然抱愧甚矣仕曠鄉邦者如足下之淺也蓋仕曠生居僻陋自度庸鄙不足以爲世用所以閉戸窮山中未嘗敢與當世賢士大夫相聞獨甫冠時過蒙羅君臺山以志行相取引爲同心顧仕曠年日加長而德不加修術業無所表見反躬自考彌用赧然羅君豪傑士胸襟甚大交遊甚廣其有所之不忘親故輒復以鄙人姓名齒於同儕中是以以無所短長之身而謬獲虛譽如來書云云也足下潛心聖籍篤志不怠可謂闇修之士春秋兩闈仕曠

幸辱同舉每於卒卒爲會之時慍足下甚有意乎仕驥而仕驥者昧竟未能知足下之所處若何其爲庸鄙不愈可知耶頼蒙足下不以爲罪而棄絕之書來勤勤懇懇獎借逾量盡君子與人爲善之量至閎極大故其待人之恕有如此也然所以重仕驥之愧者滋甚矣同舉諸君若歷城周君餘姚邵君固才高而學博卓乎名實相稱者也而同鄉中若董君遴三楊君枝山皆志氣偉然不囿（情摯）於俗仕驥皆於歸來始先後知之然以足下之爲人推之則夫抱（文俱深）遠志篤實學而聲華闇汶不事表襮者豈少也哉恨無由盡知之耳承索鄙文愧無足以自信者今往與諸同年來往書序數篇亦

足以見仕驗之疎慢而負疚於心類如此也師君松田羅君效寅久切馳想諸同年相晤並祈致意

先生友誼之篤中極熱而外極冷非久與之處莫能知也又痛懲浮夸標榜之習恐躬自蹈之故其交友惟以古義相取而旣已定交卽久而固結不解讀其文幽光閟抑而深情時露於語言之外亦可得其槩矣受業景淳識

答汪龍莊書

春正奉到手書及邵太史二雲書比三月杪又於黃君補畬處接奉手書承過聽臺山二雲之言謂仕驥粗知文辭俾之爲闡揚堂上盛節之文伏讀令先君兩太孺人事狀載繹來書仁孝之思懇懇惻惻令人感動而不能以自已惜乎仕驥文筆劣弱不足以稱二君相推之意而有當於仁人孝子之心也謹就思慮所及勉綴世德傳一篇冀垂教焉抑來書謂以臺山之言求得朱梅崖彭尺木李潮陽之文梅崖仕驥之師也尺木之文亦近今所罕潮陽諭著仕驥雖未得見然大抵臺山之言非溢美也而山東濰縣有韓

理豈夔周者其文淵懿醇茂卓乎可與古之立言者並仕驥亦因臺山而得以書問往還與爲神交臺山何以未爲足下言耶又稱城姚姬傳郎中文辭高簡深古仕驥會見其一二作不勝傾服竊謂其必可信今而傳後者以足下孝思誠壹博求文字以傳其親並以附閒然足下學古道而通其辭事狀之作已自足不朽其親矣而深心博采擇人而交則仕驥所稱二君子者當必已得其文也抑中有所見不能不盡耳臨書惶悚

文氣亦清古　受業雲識

答徐心一書

令弟至承手書以令祖行狀相屬令祖盛德固仕職所中心佩服者也前日聞其卽世早擬作一文以紀其實矣今承見委誼何敢辭顧恐文筆劣弱不足以傳休美有負孝子慈孫殷殷之意也如之何大作行述纖悉不遺固子孫紀先人之體承下問僭爲增損一二以其中有可以示諸人人而亦不必示諸人人者明者當心知其故也令弟行速先此報聞行狀容齋一思慮爲之以獻諸惟節哀順變以當大事不一

語約而意盡 受業黃得恒識

答徐虞尊書

春正於梅崖先生所得見足下極欽德器不凡雖會晤僅止兩日而別然憶其風度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愚札書來亟稱足下不已且述謙虛下問雅意今一旦蒙先之以書贄以所業古今文將之以金幣此豈鄙劣所敢當耶顧愚札極道足下誠意俾之勿辭則又不得不强顏受之也雖然梅崖先生仕驥之師也仕驥之所以爲文受之於梅崖先生者也今足下勤勤懇懇下問於仕驥者豈非以仕驥稍知爲文之道耶顧仕驥於梅崖先生之所以爲文僅窺見其一二又豈能冒昧爲足下言之且足下與梅崖先生生同

邑里重之以姻戚梅崖先生之論文足下亦飫聞而耳熟之矣仕驥即欲舉梅崖先生之所以語仕驥者以語足下又豈有加於足下平日之所聞哉顧厚意不可以虛辱無已還即所聞於梅崖先生者爲足下陳之蓋梅崖先生之爲文昌黎韓子之家法也韓子之蘊先生亦既無不發之以示學者矣而揭其要尤在答尉遲生一書其所謂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發焉不掩者未嘗不反復稱之也仕驥於梅崖先生之論無不默而識之而於斯言尤日三復之不置也伏以足下爲賢達之子孫其家學之淵源既不同於尋常又以姻戚故親沐大賢之澤漸漬薰烝其淪浹於肌髓充溢於

長何勁健如鐵

心胸者實之美也固所謂有諸其中者已而鄙劣如仕驥亦承下問垂及其受善之懷又豈不若谷之虛耶仕驥自愧無狀不足相發申以師說亦所以答勤勤懇懇之意云爾大作率鄙見論之當否更祈教我何日把晤相與劇談企切不盡

金芑汀曰荀卿子以學不稱師教不稱師謂之畔與倍絜非於文篤信梅崖先生而不藏其所稱說未嘗或離由其識之正亦其性情之專一也此文往復自道亦極似梅崖先生

答陳繹堂書

辱承手書示以謹慎文字俾勿爲人作詩文集序者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言不獨感激靡已亦當銘勒於中而不忘者也仕蹟迂拘鄙拙足跡未嘗及遠交遊不出里巷雖以庚寅恭逢
恩科幸獲鄉舉明年辛卯會試成進士額引
見歸部銓選後以老親年高遄歸子舍自始至京師及歸里中閒僅三閱月即同譜諸君子匆匆公所一會未遑私謁談讌歸來六七年益閉戶株守屈指生平知交不過數人大抵以朴訥質實相勗勉未嘗敢有夸詡聲氣標榜名譽之心故雖嘗謬習爲古文辭

而序記之體絕少荒村寂寞名流無由而至近日新著作未嘗一得寓目自無緣爲之序論也而硜硜之性自始習爲古文辭於古人之書獨好觀歐陽文忠曾文定二集而尤心慕夫文定公以爲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蓋詩書之遺也繼之則樂觀虞文靖公學古錄楊文貞公東里集歸大僕震川集其他雖柳子厚王荊公蘇氏三父子之文每一展觀輙覺其峭岏鑱刻不槩於心至於明中晚以後諸名家文字偶一寓目中心即有所梗因遂廢棄不觀蓋亦性之所近不能强也故雖嘗好購集古書而自明中晚以後書竟無有焉近年來愈區區此身雖迂拘鄙拙不適於用業已仰棠

天恩

賜以出身行當出而作吏日思所以克共厥職報効

國家者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律例諸書及成案條例各集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漸濡爲

憲典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精詳周密朝夕體玩雖有他書未遑及焉其或因鄉里親朋之求作應酬文字亦稽經訓律務求不悖

聖化此仕牘近日讀書作文之大較也凡此皆執事素所稔知所

以縷述者以愛我深切久不相見用以慰相念之深衷耳雖然仕驥僻處荒村寡所聞見深懼過愆日積倘望時賜德音教我不逮是所幸也諸惟自愛不一

真實樸摯絕無一毫裝飾 受業雲識

與李愚溪書

前小力回承示具稔一切今歲恩科吾兄雖尙在制中不能與然轉瞬來秋正科在即竊願和平其心專力揣摩科舉正業以圖一出而爲朝廷用幸甚幸甚凡人功名富貴自有分定蓋冥冥中之所以位置斯人必非偶然厄之於早者安知不得之於晚厄之於其身者安知不得之於其子孫張子所謂厚吾之生玉汝於成均屬造物之愛我吾惟盡其當然行所無事以承造物之愛而已愼毋憂愁幽思自嗟不遇也吾兄曠覽遠識胸次浩然豈尙見不到此所

以云云者以兄賢而久困親厚者或慮其偶不自持耳要亦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抑有請者兄好古愛博旁搜遠討細大不遺雖古書之正偽兄固已昭昭然別若黑白然以好善無厭之心或偶有一字句之佳者輒復不忍廢棄近者

皇上開四庫館訂定羣籍凡言之不合乎道者黜而去之

聖諭煌煌

頒示天下者屢矣蓋

聖人仁愛儒生欲毆內之於中正之途誠恐詖淫邪遁之說流傳浸潤而深山窮谷有志之士或以耿見寡聞爲邪說所中至自陷

於匪僻斯誠防於未然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也仕騏竊以古聖賢之籍至我

朝而大集其成自羣經史鑑下逮漢唐宋元明儒先之書與夫古

文詩賦制義

列聖相承

睿鑑淵深悉已

御纂精粹

頒行天下俾多士得以購求誦讀學者誠能寢食其中探討服習其所以經方致遠希賢希聖者胥在是矣固無俟他求也而書集

之駁雜至明之中旣爲甚盡其時人心不正事雜言尨好名之徒家自爲說人自爲書爭著述以欺天下後世其流傳於世者甚廣其流毒於人心者無窮仕驥竊謂古人文集即至明宜以嘉靖之世爲斷自此以後無論詩集文集槩宜屏棄勿存盡爲下不倍即草野之所以尊

君也吾兄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諒不以斯言爲迂矣其友朋相聚教誨後生子弟俯兢兢以此相告語共歸仰於

文治之光華焉契闊久不得相晤因風佈懷縷縷不一

溫厚和平之氣襲人 受業宴識

與黃穆修書

前小力回承回示具稔一切約堂旋寄一書謹附上三令兄歸卽日仍往諒可買舟同行也吾輩叨先人德澤之遺幸邀一第所謂餘慶者已於我身見之矣此後賡續前美俾提福後人又在吾輩自爲之百里之宰數十萬生靈託焉一受其任作善惟此作不善亦惟此吾輩讀聖賢書略識數字諒無甘心而作不善之理惟是身家念重未免習俗漸移甚而愛惡情偏因之喜怒由我蓋衣服車馬之間燕遊徵逐之舉稍不自持旣以耗財者敗撿卽以損德者折福尤可懼者折獄聽訟呼吸之間動關人之生死躁率者固

失之輕浮而遲疑者又失之留滯稍一不當二者其失維均而留獄之滋事彌甚往往有身爲廉吏而其後嗣未必蒙福者恐其間正不能無失誤焉天之報施斷斷不爽吁可畏也偶閱說家言有數疑獄足以啓人神智暇中爰錄出時資省覽因艮友啓行附上舟車之閒用消暇日未必無小補也承愛我心切諄屬節勞弟非不知偷懶顧亦自惟薄德幸有今日皆先世之遺而人生壽命未可知出處難預定計惟隨時隨地有小可益人之事勉力自效聊消宿孽庶或子孫不至餓殍而已五兒知我最深故不惜傾肝腸以告也長途幸自保愛縷縷不一　真切

答黃穆修書

高軒入都後三接手書甚慰一切初聞掣選黃梅深爲之慮及知榮調疆曲乃爲大快此地地僻民淳正可以施臥治之化承諭極力節嗇固爲儉以養廉之道抑尤須精勤振作凡事親理則用人可簡而防護可周署中辛俸食用亦不期節而自節矣則勤尤儉之要也（此今日切要之言諸葛武侯曾日之細事必親意正如此但須挽飭敝類無苟得耳）吾輩荷先人庇蔭幸叨甲科一行作吏縱不能如古循吏德施千世聲流萬禩而祖傳讀書種子不可自我而斷子孫餓莩之根不可自我而種福善禍淫斷斷不爽不可不慎也世俗以仕宦爲子孫立業竭力厚積錙銖必計然往往不旋踵而傾覆無餘

以吾兩人耳目所及如此類者何可勝數然則其所以爲子孫立
業者正所以爲子孫作孽也吾輩爲子孫計宜知所去從矣今日（可爲猛省）
時勢凡事之有利於民者靡不與舉而弊之或累民者除之宜亟（不獨忠厚亦所以善自全也）
然須潛移默革無以已之所能病人如社義倉本以利民而在今
日反以累民官查吏索不勝其擾所以民甚不樂有此舉也垣曲
接連豫境頗稱殷實未知當積何如如欲爲備豫之計惟隨時隨
地勸民自相周䘏或世家巨族積於家廟或村落之中互爲預籌
總不以關閙於官此事須至誠惻怛爲之講明其理不獨安貧貧
所以保富也編查保甲今日要務果能實心辦理即可親履鄉村

出爲勸導而於宣講聖諭之時諄切教民以睦婣任卹之誼此皆吾力所得爲者也垣崗文風山右稱盛因而益鼓舞之此兄所素裕無俟外求者矣大抵吾輩居官凡事惟求實在有濟於民無爲近名無求速遷庶猶可以無疚於心矣乎以兄之明弟皆可以相信所切期者勤耳勤之無怠縷縷不一

黄補畬日移修爲人沉靜醇謹然質近仁柔而剛決其所不足絜非以勤字勉之可謂根本之論蓋勤則練習於事者日熟而可致其決矣合前書並讀諄諄懇懇可謂忠告而善道之者矣

答黃稚徐書

令姪海嶠客冬南還攜手書相示比又辱元日書故人千里拳拳如此具可感也仕驥數年來守拙荒山自度於世未必可用而妄竊科名虛縻歲月竟無報效是負

朝廷取士之意而平日所以自期與良朋之所以期我者亦付諸空談也所以不揣分量於宗族鄉黨之間遇小有稗益之事輒以身任之而不疑竊以敦宗睦族之事莫如義田睦婣任卹之舉肇始積穀散族貧困已甚人罔相顧仕驥舌敝唇焦勸稍有力者量出其餘爲義田張本今已稍有端緒而鄉里之間向年凝齋陳先

生家藏積穀三千石以備凶荒今其諸嗣推而出之俾圖久遠任
贖於是因而勸捐得白金千餘兩創建倉廒名曰廣仁莊而陳君
兄弟更捐租數百畝以衛此穀又凡附近村落之貧瘠者亦勸其
各立一公倉其穀則皆陳君約堂任之約貯穀五六千石而創建
之初綜稽出入一切籌劃皆仕驥爲之調度是以邇來僕僕奔走
日不暇給筆墨荒蕪甚矣承二兄先生關注勤勤屢以問訊故不
惜縷述之也承示綿州俗悍吏驕士荒風靡以二兄弦歌雅化化
之諒可日臻上理惟是山谷之民多逐末利每以腴田而種藥草
倘遇饑饉恐難自支此須預籌之於未然每行鄉落輙召紳耆勸

其草爲畜積自相周䘏或鉅族若姓積於宗祠或大村聚處貯一公所平時有備則臨事可以無虞要須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俾其自爲畜積自爲經理而不以官與其閒則民樂從矣蓋今日社義倉受官吏之擾實甚也我雖不擾而難保官親胥吏之不擾我雖能禁官親胥吏之並不擾而後來官吏之擾且無已時所以不可以官與其閒也至於荒地勸其多種雜糧則遇歲饑亦可小小補苴二兄以爲何如海嶠擕令郎來學儆里仕驥不時過從正可相與考論其學業也諸惟努力自愛不盡

（一等）（一折勁健頓挫）

字字切要所謂仁人之言論事樸直明健韓歐之家法也受業黃得

答黃筠莊書

作前書竟覆閱之殊草草未盡所懷今更引而伸之蓋范文正公之言曰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且何以入家廟乎愚嘗由此言繹之天地以生物爲心以愛人爲德然說理如此微妙兼由靜悟得來而筆復奇健故無一毫腐氣元氣之流行於宇宙者亘古亘今無或損益此盛則彼衰彼贏則此縮其理然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相維相繫其說以本支爲言蓋取象於木也今夫木之生也方寸耳由此而積小高大千枝萬

條紛糾交錯然獨一枝繁盛則其餘皆蕭疎細微夫天之雨露非
不均也地中之澤無所偏也然既一枝獨繁而盛則天之雨露爲
彼所獨沾矣地中之澤爲彼所獨擅矣故夫一族而有一大富貴
之人則其餘類多貧賤饑寒不能自振此非富貴之人累之而貧
富貴之人累之也故富貴而不卹宗族微特無以見祖宗卽天心
必且弗享將移而之他矣何也元氣之流行彼盛則此衰此羸則
彼縮蓋天地生物之心愛人之德於不均中寓至均之道也此乘
除折算之妙也嗚呼欒郤降爲皁隸社稷之子或在畎畝千古同
慨然自明者觀之固知其必然矣今太史一門之盛祖孫父子相

繼相續然而五服之內無人焉是自高曾巳來其福澤皆萃於太史一門也太史得不念天地祖宗之心而爲之計哉餒而之鬼當立後以撫之無以資生當分產以贍之由高曾巳上量力置義田以卹之吾見太史之盛當日加而未有艾巳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嗚呼此禹稷思天下饑溺皆由巳而伊尹恥匹夫匹婦有一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也吾願太史擴其志量更加意於斯焉

壽齡違先生數年以書請益先生書來相覆如此壽齡敬懸之座右時切觀省而見者無不驚歎謂其議論之奇縱由於識見之廣大細思之皆切要之言也壽齡惟日三復之庶幾無負師訓云爾 受業黃壽齡識

答黃鈞莊書

春間一書奉問想已入鑒入夏來三接手書荷蒙垂愛拳拳獎許過分慚感曷勝仕驥不材幸邀一第閒居林壑自惟人生之年命未可期則將來之出處未可必顧濫竊非據而毫無涓埃之報是負

聖天子臨軒策士之意也蓋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其傳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仕驥深懼無以處此益是以數年來於鄉黨宗族之閒目擊窮簷困苦憔悴之狀竭口舌之力筋骨之勞勸稍有力者相與出其餘爲

聖朝養此窮民以
堯舜在上固不忍斯世有一夫不得其所也以區區耳目聞見之所及稍盡其心是亦所以爲報云爾顧以性本迂拙素無應事之才勉强效用徒形竭蹶是以數年來親詩書之時甚少而筆墨荒蕪甚矣承索近作自前年收拾稿本奉寄後存者寥寥即有一二率率酬應要亦無關體要也暇日頗思蒐輯古今名臣備荒救荒之法暨
大清會典中冠昏喪祭之制切於民生日用者合成一書爲牧民要典以食時用禮養與教二者固相須而成也顧亦以忙冗尚未

及爲將來倘克成稿當寄正耳示及近日討論元明列傳此不朽之業也鄙意兩朝中名人文集若虞文靖楊文貞唐荆川王遵岩歸震川彼其著錄皆具史法似亦可參互而得是非得失之準太史以爲何如侍奉萬福闌郎綏慶令兄想已在途含閒一切饜蒙壓念老父幸健飯豚兒庸駑殊無善狀可爲知己言者差不刻薄耳因風具溯所以執筆覼縷不盡

窮經所以致用爲學務在力行先生平日之所以自勵與其所以教人皆不越乎此請觀此文懇懇款款所言皆其所行也文氣深醇樸茂直入南豐之室 受業饒慶萱識

寄厚俞先生書

相違又二年伏想治績益懋弛張益熟大河南北循良之聲洋溢遠近此蒼生之福亦宗族之光也仕驥養拙家中毫無進益幸老親尚健飯耳吾家家運日替非獨無財即人丁亦漸稀少自仲正公以下男婦合計不過五百餘人耳而後生子弟人懷異心各不相顧夫祥和則日盛而乖戾則日衰固理之常也萃人心之渙莫如宗廟仲正公之廟豈容已乎先生既有意財金以待事凡屬一家聞之莫不歡欣戴頌繼以感泣此亦人心之公理也而三數老成謂必待資足而後舉事恐纔起者尚須時日今祠址既具而先

生業有貯金不如因而先搆寢堂數椽以爲棲神之所俾仲正公得時饗烝嘗而子孫亦有所統攝不至落落漠漠視如途人俟繼起資足再擴大其門庭規模可也此誠慮事周密之言也其貯金乞如數早寄以慰衆人顒望是禱諸惟珍玉不盡

涂韌菴先生日仁孝之思藹然惻然

寄潤堂族父書

前月杪到接手札具悉一切甚慰吾輩讀書幸邀一第出宰百里地無論美惡但盡吾職分所當爲求不愧此心而已至於公私之或有濟天也然人定者亦能勝天安見循分自盡者之遂不如高才捷足者乎此固叔父大人平日自信有素者也但凡百調度倍費經營耳叔祖母大人康健逾常闔第悉安吉仕驥株守錄錄毫無善狀幸老父亦尚健飯爲慰春夏之閒連奇尺書又於忻州叔處附書集二種想俱入覽矣族中義穀規模粗就將於家廟之西建倉族人因有此舉稍覺與親睦之風積漸之久應可成禮讓之

宗族如此鄉民情可知

俗此可見人心易感其忍於爲非者實由飢寒所迫而吾輩又無力撫卹而教養之彼自視乃覺有富貴貧賤之殊而甘於自外耳今族中景象如此尚堪維持也獨我親支衰弱日甚何以振之叔父此時固力不及此幸而及此則一家之福也惟時切禱祝而已諸惟努力自愛不盡

文情悱惻字字從肺腑中流出近來族中得先生維持頗覺貧富不甚相懸而於先生尤愛慕敬信人心易感固不誣也 受業景濂識

寄忻州叔書

客臘接手示極見心切古道而又謙虛若谷真令人欽服不已也辱關注鄙拙期許逾量殊深慚赧仕驥無狀株守里門深懼不能自立爲宗族羞而近年來蒙族中諸老成過愛凡有公事悉以相委即或彼此嫌猜一爲勸釋即皆歡然無閒此時族中人心頗覺協和此皆祖宗積累深厚之遺也府中人人恭謹頗有萬石君家風尊卑長幼遇事互爲調劑仕驥嘗竊歎世德如此深厚其遐福正未有艾也今川運例開昨接考功弟信爲仕驥籌所處謂宜從中書出身承族中伯叔兄弟亦以爲然且謂家雖貧乏而戚族有

力者皆肯效將伯之助然仕驥自度迂庸本不足爲世用而戚族相愛以其有用之財費於仕驥無用之身不如廣諸人人廣諸人人不如專以濟困窮亦足相天地好生之德叔父以爲何如家廟義倉粗就仕驥初意不欲以此未節相聒而望專力提義田以贍族故前信未嘗及此今計之即此亦不得不仰望仁人甚矣吾族之窮也伏望示以救急權宜是所切禱外義倉規條附閱執筆縷縷不覺累幅惟俯鑒焉

不私其身而閔人之困窮此先生生平之心也誦如之言讀之感人無已 受業中憲識

寄忻州叔書

頃蒙手札反覆重深於家鄉一切事緒無不注及仰見一家休戚相關至意感何可言兼承尊者厚賜雖義不敢却而增愧爾深耳義穀承酌增二百今歲族中亦尙有增輸者或可廣至千石也一家叔伯兄弟比日多蒙周䘏不獨身受者生感即聞者無不歌頌大德范文正公高風復見於今矣惟是族中衰弱不振已甚辟之魚退處於陸相煦以沫相濡以濕其何能支惟大決西江之水庶幾轉運有地耳顧抱豪傑胸襟具遠大之志識如老叔大人者身爲廉吏家尙無中人之產何敢以此相告然微老叔大人又孰足

語此也仕驥竊惟孟子有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收合宗族今日惟有義田一舉耳顧一族之衆非二三千畝不足以濟

天下事總以有待而難於終功

必待有此大力始克舉行則凡族中顛連無告之人察之於極點之肆矣鄙意擧節嗇廉俸於切近本支盡置義田其別支有力者或亦聞風而慕是亦所謂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乎亦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乎至於宗祠之中捐為之倡或亦有慕義而繼起者乎承諭明歲俾長弟歸家讀書此自仕驥之責其何能辭其他諸事凡仕驥力所能為者皆義所當為者也無煩遠念矣諸惟珍重自愛臨紙覼縷不盡

韓子之原人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先生念念不忘斯義形諸語言文字者匪一而足然非其人莫能喻也忻州奕傑胸懷本與先生相契於微此書所言遂一一次第見諸施行可謂兩美相成者矣受業景濂識

寄孝功弟書

新歲伏惟侍奉多福闔宅集慶可勝企祝舍阴叨庇亦平善老父眠食如常獨仕驥錄錄無狀徒增鬆種種耳歲前後兩接手書示以川運例開俾由中翰一途出身具感相愛至意但仕驥自思老親年高固非可出之時蕭然一室亦無可捐之具借助於戚友將來何以為報籌於斯三者不得不退然自沮也（大儒意趣）又念此時吾家業已有人出仕京外繼此與役日起倘當有人居家維持之人亦不可少仕驥雖不肖竊願勉力從事於此至於他年或出或處未敢預定然百里之宰雖日俗吏而

天子所命戶口之息耗風俗之淳漓繫焉農桑學校苟能盡心未嘗不可報

君恩於萬一以仕職自揣迂拙之性雖不合時用猶願一嘗試焉賢弟以爲何如家廟義倉一舉亦不得已而爲是補苴之計耳敦本睦族此外正大有事在非有大力而肯任事者未易言也承詢問聊一及之縷縷不一

審於自處亦復善於立言先生嘗舉韓子愈之退未始不爲進之言以示學者以謂士必如此而後可自立讀此可以知其所蘊矣受業景淳識

寄考功弟書

正月一書想久入覽即日伏惟侍奉萬福閤室綏和企企慰慰仕驥近狀如常老叉亦荷平善義倉規矩已勒碑並刻底冊稿本附閱但此亦祇治標之術耳其本必得義田爲主以此相輔而行則歷幾久而益善也鄙意總期合族多溫飽之家貧富不懸有無相通人皆和睦室無勃谿族其或者復振不然吾懼其日即於頽靡也有信達忻州祈常以此事語之此非行事有豪傑規模者未足與語也因便附此奉候諸惟珍愛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受業景濂識

寄考功弟書

昨寄義倉底冊稿本奉閱頃刻本印刷已就更寄四本此舉本為備荒起見而豐年殷家亦得藉以轉運稍寓補助之意但恐覬覦傾借者衆故其立說以廣社賑為名然族人聞之甚樂雖貧者亦勉輸石斗於此見族人尚知敬本而可與為善也初勸捐時亦有有力者別生議論以為凡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積漸久之此事徒飽經管谿壑如向日社倉之例齊民不得過而問焉因此疑沮者亦頗有之仕蹟竊謂此皆吾輩之過也凡舉公事必使衆人共知之宗族鄉黨之間尤宜和衷共濟不以富貴相加乃足令人彼

此相信爰於收穀既齊勒石於廟又即石本另刻木版印刷凡輸穀與錢者人送一本蓋俾捐輸者人人皆知所出不爲虛妄而義例衆著亦可稍息覬覦之心即經管者欲於中侵蝕而合族皆知額數人人得而稽查之勢亦有所不能又於紀名中以穀石之多寡定名次之前後令人一目而知孰爲有力而推諉不前孰爲無力而勉强從事此中亦微寓激勸之意於是族人聞之益大悅雖疑沮者亦頗悔但得今歲豐登如前則重捐者有人新捐者亦有人惜乎其有力者之少也杜驥又以吾鄉習俗奢靡近日富貴之家每值壽誕則醵金與錦屏觴賀客滿堂宴飲無度所費不貲而

於族人之貧窶者爺闊絕幾於不相往來乃與同族約凡年六十以上者乃得爲壽而爲壽之禮以簡樸爲貴雖富者不必豐而貧者亦可與期于盡其意而已主人亦不必開讌即有力者恐人譏薄待其親則移讌飲之費輸穀義倉以惠族人今已行之一二家人亦咸稱便矣賢弟有信往忻州右玉亦祈以此刻本底冊寄之縷縷奉布諸惟努力自愛不備

韓理堂日讀諸家書賢者之設施見於宗族者既有成效矣吳日爲邦伯落落布天下爲蔄物吐氣不在斯人與

與友人論保甲書

辱承下問保甲所以行保甲者足下學古入官甫將入仕即殷殷然實心講求斯事期不負

聖天子慎重民牧委任責成之至意誠古君子敬事後食之心能稽於治理之要者也保甲良法弭盜安良

功令煌煌責成州縣實力遵行果能行之久而無斁豈惟弭盜安良而已是即周官比閭族黨之遺法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訟獄可息風俗可淳賢能可興爲州縣者如此不亦克稱其職而無負

聖天子慎重民牧委任責成之至意乎然而州縣之吏無不知保

甲之爲良法而勉而行之者而行之卒鮮實效何也患在行之不
以其實而虛應故事也即欲以實心行之矣而或行之過於操切
則亦究鮮實效且或徒滋煩擾蓋此法至良而行之不得其方在
官在民均有其難焉者何者州縣雖曰親民之吏而六官之政具
焉其任至重其職至煩其地方之大者或數百里小亦數十里其
民戶之繁庶多或一二十萬少亦數萬爲州縣者斷獄聽訟日不
暇給安能一一親履其地而稽查要束之必悉乎勢不得不委其
事於鄉保鄉保受任不過逐戶詢塡名姓其中丁口不實莠頑良
楛混然莫辨有保甲之名而無保甲之實所以雖欲實心行之而

究不過虛應故事也。而操切煩擾之弊更有甚焉者。蓋保甲之行。莫難於推擇甲長保正。愚民無知。畏不敢當。何者。一家有罪。十家連坐。即周官有罪奇衺相及之意也。而民戶之中。有悍戾難馴者。其平日善良畏而避之。且不暇。更嚴連坐之法。彼益得藉以挾制。而需索扳誣之不已。甲長保正孰能無所畏避而約束之乎。即一甲之內。有紳衿同居。而其悍戾難馴之民滋甚。然則將何以行之乎。鄙人迂愚。向曾奉邑長命。於所居之鄉為之編查。歷稽古人成法。細心籌之。承下問。敢成保甲事宜一通呈正。惟足下亟教焉。餘惟自愛。不宣。

楊北溪曰灼見其弊即有救弊之方此歐陽子所謂策論爲古人所難者也